

左傳輯釋

五

冊

209

个



左傳輯釋卷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
 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
 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
 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
 各據事而書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
 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
 災告於諸侯故書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鷁阮元云
 公穀作鷁說文引傳亦作鷁史記

門伊12
號209
卷5



宋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鵠字，說文無鵠字。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夏四月，丙申，

鄆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淮，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

使石隕，故重言隕星。衡案：石為地氣所噴，飛於空中，受日光以為光，見之如星。

古人因所見，名之為隕星，非實為在天之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

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

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

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

茲，此歲也。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

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

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

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

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

識所譏，故退而告人。正義：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

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鷁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衡案：陰陽之事，杜注是也。吉凶所生，服說得之。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

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郟為淮夷所病故衡案九年宰周公謂晉獻公東略之言也此役又城郟經不書者桓之始霸封衛而衛人忘亡遷邢而邢人如歸至此城郟後人病作妖

言遂不果城而還桓德衰矣故聖人不復書其事所以深悲中國之衰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

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正義劉炫云案傳齊

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衡案劉說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

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衛案云皆者兼軍陳會同秋、聲姜以公故會

齊侯于卜、齊姜僖公夫人、齊女、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

以告廟、正義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衛案猶有諸侯之事、會同

之事未終、又諱見執、以是二義、書至自會也、如注疏、且字不可通、顯與傳文乖、非也、齊侯之

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阮元云、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

紀論引、無內寵之內、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文、則此句內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衍、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衛案、內寵去內、上句好內足矣、何必更言多寵、此內寵內嬖並言、則內寵非婦人也、下文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及亦有寵、皆承此寵字、知內寵桓公所寵之內臣也、蓋桓公好內、內嬖所寵亦寵之、故多內寵、下文雍巫云云、傳舉其一、以見所以多

內寵也，杜舍此內寵而注下句者，長衛姬生武孟，以下句事重耳，非此句無內字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惠棟云：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羣吏，諸大夫也，衡案注是也，惠取服說者，蓋謂易牙侍人貂皆內臣之有權寵者，而傳云因內寵，則內寵非內臣也，不知上文云多內寵，則內臣有寵者不止此二人，特此二人內寵之最，有權寵者，故二人相謀，因其徒以作亂耳，但其徒權寵者未如二人，故云因內寵，而杜云內官之有權寵者，是其微誤，先儒多以內寵為婦人，惠又清儒之而翹楚，而亦襲其謬，恐後學惑之，故特舉而正之。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廩齊地。

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
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顧炎武云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

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正義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也衡案禹貢荊州惟金三品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

兵傳言楚無霸者遠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

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

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

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

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

陳師訾婁訾婁衛邑衛案後本多作從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

作後今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

終為衛所滅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

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

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

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

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衡案秋宋人圍曹傳

云討不服也則此曹人蓋曹大夫也曹伯不服唯大夫與盟故不盟于曹而盟于曹南此足以見其致討

故經從實直書其致餼與否經傳無文不必論也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

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雖失

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

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

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正義

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衡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

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人用之故沒名不書

所以亦罪邾也諸侯不生名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

侯吾離來朝傳云名賤之也杜云傳不以名為義非

也宋公不脩德而專罪諸侯故子魚諫之不謂二君

無罪也不言于社劉說是也正義引莊二十五年鼓

用牲于社以駁之不知鼓用牲之過在于社故言于

社邾子之罪在用人不在其于社與否故不言于社

非赴不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

及也衡案伐邢在後而傳先言之者衛大早在

在後從赴圍曹之前寧莊子因旱以伐邢故進之在

前非經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

亦與盟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

三傳輯釋

復言秦也、爲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

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

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釋文、睢音雖、惠棟云、張華博物

志曰、琅邪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衡案、釋文、睢音雖、則其字從目

作睢、本多從且、作睢非也、宋公欲示威於東夷、以服屬之、故用鄆子以懼之、若曰、若不服屬、將盡如

鄆子、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司馬子魚、公

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正義、

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丈而已、以

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爲何神也、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

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

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傳、遜云、三亡國、謂衛

邢與杞、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亡、魯雖有慶父之變、未至於亡、不得在其數、義士猶曰

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顧炎武云、言其德不若古聖王、衡案

此汎論齊桓耳、杜欲就存三亡國中、而見其薄德、鑿矣、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月二十二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

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

死爲幸、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圍之役、邢

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

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
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
不脩地主之禮、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脩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衛案
因前所軍之壘、言不增兵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
大妣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
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

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
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
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壘、曰、秦
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
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
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正義、劉賈先儒皆云、
新在、衡案、傳云、書不時、則不時、之外、別無所譏、劉賈是也、注、鑿、夏、郟子來朝、無傳、郟
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

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

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

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

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正義

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衡案先王之制語

常而不語變而處變之法在其中權是已如門橋敗壞乃非常之變能者隨宜處之不失其度豈特

設隨壞時而治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

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

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

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

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

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是亦量宜相時而

動之義衡案懼露濡衣不敢以早夜行即量力不敢妄動之意隨所爲與詩義相反故引以

譏之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爲明年鹿

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衡案傳不釋者以前年傳

可推也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

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

早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正義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

種此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

雨而終是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

之後釋最早之月而書故書夏大旱也衡案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旱不及秋不成饑故杜知自夏及秋

經言夏者蓋舉其初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

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

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

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

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

不稱君命行禮衡案凡諸侯伐夷狄有功獻捷於王諸夏則否楚又夷也而來獻中國之

捷故貶稱人耳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

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

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正義公非後期而總書諸侯者此則會孟之諸

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總言耳非為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

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

以公欲焚之。正義：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

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巫，又別言暴巫，

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子，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

濟。陸粲云：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穡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傳

茂穡勸分，韋注亦云：茂，勉稼穡。阮元云：論衡明專篇，李善注冊魏公九錫文，並作務嗇。衡案：陸說是也。但杜訓儉者，舊本作嗇也。疏亦云：務為儉穡，若

傳作穡，不當儉穡連言。明唐初本猶作嗇也。其作

穡者蓋自開成石經始矣。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不傷害民。衡案：釋經所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

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徵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

臯，風姓也。實司大暉，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暉，伏

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臯

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阮元云：五經文字云：暉古帝號，皆從日月之日。

從白者誤石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衡案

經宋本作睥為魯附庸則三國亦必附庸衡案邦人滅須句須句子

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睥有濟之祀保安

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邦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

十三年叔孫豹曰邦又夷也然則邦雖曹姓之國

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若封

須句是崇睥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伐

邦傳中井積德云紓緩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邦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

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

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惟書伐邦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邦人戰

于升陘升陘魯地邦人縣公曹于魚門故深恥之不

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

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邦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得恤

寡小之禮衡案禮以治世安民為本故凡存亡國

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蔡本自滅之然亦稱禮以褒之不特以其恤寡小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

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爲下
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滅平
王嗣立故東遷維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
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
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
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
事驗不必其年信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
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

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
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
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
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
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詩小雅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
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吾兄弟之不協
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十四年天
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

備而禦之，卑小也。

衡案：卑，猶輕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

易也。

衡案：言既已稱國，難以爲小。

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

陸粲云：注猶字。

行，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

其命甚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

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國乎？弗

聽。

正義：通俗文云：蠶，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

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胄，兗，登

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陸粲云：此稱大司馬。

下言司馬，又言子魚，實一人也。史記世家亦以此爲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

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則此是子魚無疑也。固諫者，猶云固請固辭耳。顧炎武云：大司馬即司

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

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

若黻，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衡案：固故通固，謂其事仍故，禮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固請

固諫義亦同，傳先此不載諫辭，而言固諫，故杜以固爲大司馬名耳。然十九年至此下，宋人諫其君

者，唯一子魚，而其意皆同，則大司馬爲子魚無疑矣。蓋子魚初諫以勿戰，而宋公不聽，繼以此辭，初

諫不足載，載其再諫，故傳曰固諫耳。八年，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亦不載初諫，而言固請，義與此

文同。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言君興

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陸粲云言違天

弗可赦宥也從杜說則讀至弗可句絕而以赦也

已自為句不成文理顧炎武云猶書言不可違衡

案弗不雖通弗字稍重古人未有謂不可為弗可

者注非也弗可赦宥亦近不詞今案赦釋通解也

言其罪不可解脫也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文猶願

赦罪于穆公襄二十一年叔向室老曰樂王黹言

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昭五年叔孫昭

子數豎牛罪曰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皆當訓解杜

能注願赦罪于穆公為解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

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衡案

也言不以兵隔絕之險隘之地也下文隘而不列

自彼言之阻而鼓之自我言之阻隘分言可以見

矣注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

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

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辨亡論顏延年陽給事誅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引作隘而不成列今諸本無

成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

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

之猶恐不勝衡案隘謂未既濟不列謂未成列此

而字以聯之，言彼遇隘而未成列，此二者天佐我也。我阻之以兵，而鼓以擊之，不亦可乎？如此猶恐不勝，況彼既陳而擊之，安得不敗乎？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

胡考，元老之稱。正義：諡法保民者艾曰胡，胡是老

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衡案：詩周頌胡考之寧，毛傳：胡壽也。幽風狼跋其胡，毛傳：老狼有

胡，說文：胡，牛領垂也。今案：人老結喉突，出狀如牛

狼領下垂肉，故古有胡考之稱。故毛訓胡為壽耳。

取猶殺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棟

云：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之以誼，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

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示教，蓋當時之語。如此，衡案：惠說是也。如杜注是懼之，非明恥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衡案：戰求殺敵，傷不重則

敵不死，故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

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鬪。正義：如猶

然。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衡案：言三軍以戰有

用，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眾之聲氣。陸祭云：丘

書曰：注當云：金鼓以佐士眾之氣。今云：佐聲氣。於

文不順。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唱士卒之勇氣。衡案：

言金鼓者，以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衡案：有利而用

聲與戰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衡案：說文：儻，互

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儻，巖未整陳。不整也。互差也。

言舛差不整。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

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

也。柯澤，鄭地。釋文：芊，彌爾反。楚姓也。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

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闕門限，戎事

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說是也。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

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

籩豆。籩豆，禮食器。衡案：木曰豆，竹曰籩。上公籩豆四十，今加六。籩豆各四十，有六。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

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壽終，為禮卒於

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

遂，霸也。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

縣東南有東緡城。馬宗騷云：闕駟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城。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

宋都者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楚人伐陳。

衡案：僖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書秋宋公楚子云：會于孟。蓋以其事大，書爵與名。其餘君

臣皆稱人。此時楚雖漸強大，未能循禮制，故略稱人。蓋夷之也。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

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

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

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衡案齊桓最與

子齊之盟諸侯無忘桓公之德而宋及不齊所以

見討也故傳以不與盟於齊釋之鹿上之會齊人

不往則已非宋罪也故傳不夏五月宋襄公卒傷

於泓故也終于魚之言得死為幸秋楚成得臣帥

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

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衡案將納頓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

楚大夫遠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衡案以其

剛愎也子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

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

功為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

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王念孫云

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

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

書之例不符大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

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

有未脫立字者衡案先君卒踰年即位春秋之例

也是時惠公卒未踰年故不言立未嘗不與全書

之例合御覽有立字者以意增之耳王父子期期

而不至無赦傳遜云蓋懷以意限之期至所期而

突注云未期而執突是杜讀狐突之子毛及偃從

此期為一期十二月也非

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衡案：過期而二子不至，故執其父。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

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

以貳。辟罪也。陸祭云：質與贄通。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

質於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衡案：凡贄必授之，唯見君則委而不授，故謂仕為委質矣。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

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

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

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

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

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

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

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衡案：隱七

年，唯發未同盟，不書名。既同盟，死則赴以名之例。未及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之義。故此傳重發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

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

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

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顧炎武云：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陸彛云：襄

十四年有臣不敏，注云：敏達也。衡案：不然，二字緊承上句，赴以名則亦謂未同盟者。辟不敏也，總承

凡諸侯以下，顧說未盡。敏，陸訓達是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

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

「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正義

生，故謂之生祿。沈彤云：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韋昭云：生嘉穀非卯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

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尚書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生與祿對言。衡案：保有也，守也，生與祿對，蓋謂凡土地所生供人食用者。於是乎得

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拔，罪莫大焉。拔，報也。衡案：拔

是非強弱也。五年，傳君父之命不拔。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衰趙夙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胥

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

有大功。衡案：國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

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昭公十三年傳：叔向曰：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則賈佗未必不賢於顛、頡等。而傳不書者，蓋重耳初奔狄，從者唯此五

人。叔向云：生十七，有士五人。正謂此狐毛、賈佗後出而從之耳。狄人伐虢，咎如、虢

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衡案：虢諸本作虢，九經

咎如與石經合，今從之。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字樣云：虢音牆，左傳虢

字樣云：虢音牆，左傳虢

字樣云：虢音牆，左傳虢

取季隗生伯僚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

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銜案與本或作其阮元云石經宋本岳本其作與今從之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惠棟云說文作駢脅云并脅也從骨并聲論衡作併脅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傅相夫子必反其國陸粲云傳文云若以

相夫子必及其國當在夫子句絕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衡案重耳未反國一亡公子而已安得以從者為傅相哉注不唯不得於文又失於理也相輔也
 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

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衡案靈寵也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弭弓

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

逐也。正義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

也。方言云：弓藏謂之韃，此橐韃二物，必一弓一子

矢，以韃是受弓，故云橐受箭，衡索，橐兵衣也。

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

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姬姓唐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

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

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諡懷公，故號為懷

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前也。正義

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前汚

其衣，故云揮前也。馬宗璉云：儀禮士昏禮，夫入於

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鄭注：媵送也。謂

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

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

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懷嬴為媵，令於晉文入室

時，使沃壻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

道，可以注水。衡，案重耳盥畢，揮手去水，故云揮之。

揮之，則水滲於旁，下句云怒，則水滲於懷，嬴可知

矣。故傳省文，不言前。杜訓揮為前，未達傳意也。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

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正義服虔云：申意於楚

嬴，屈於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

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

水朝宗于海。海喻秦，衡案：河水既逸，其義不公賦

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

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也衡案秦伯納之若依成十八年傳當言不書不告歸而今云不告入益信左氏原文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杜據誤本立說傳例遂不可通焉及河子犯

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

絻馬繩正義說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絻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絻牛則執紉馬則執鞫服虔云一曰犬繩曰絻古者行則有犬衡案杜意蓋謂亡人不必牽犬故絻亦訓馬繩然頭須亦云行者為羈絻之僕則言負羈絻者從行者之套語不必問犬有無若二物皆屬馬語意稍狹服說是

也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

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

不信有如皦日陸粲云程大昌曰詩云有如皦日言其志之明白也若晉文公之誓

其語亦放乎此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

者河伯視之斯得其旨矣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

降之罰也衡案河水濁故名黃河今日白水者黃中帶白驗之濁水皆然重耳欲取明白之義故曰

白水耳投璧于河者質其信於河使狐偃信之有如日有如河亦皆質諸其神邵說是也

璧于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桑

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二月甲午晉

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繫如

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

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王引之云丁未

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

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即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

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

始爲晉侯而徙絳故於絳立武宮也韋昭不悟僖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

疏矣衡案武宮之在絳在當時人皆明知之云朝于武宮則其入于絳可知故傳省文不言耳

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粱

高粱在平陽揚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
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卻畏偪呂甥卻芮
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
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
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
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
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衡案言知己所以欲速殺文公之意矣若猶未
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

人於我何義衡案何有焉易之之辭言不以為意也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衡案言己欲亦為文公除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

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

甚眾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釋文一本甚作其王念孫云其

者將然之辭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眾也作其是下懼者甚眾矣故此衡案言君若思舊怨易

桓公所為行者將甚眾甚眾亦謂將然公見之以

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

城衡案王城秦地名己丑晦公官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

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衡案不正罪名晉侯逆夫

人羸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衡案欲益固秦好且滅避難之跡以

安及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

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

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正義說文云綱維絃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

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為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衡案

紀綱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僕言其撰精紀綱之解正義得之初晉侯之豎頭須

守藏者也頭須一日里鳧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

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

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

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

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

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

安眾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

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

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

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

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

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

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

季隗遂終言叔隗衡案文公在外十九年始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趙姬既生

三子則趙姬文公在蒲所生而死亡中以妻趙衰矣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

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衡案力猶功也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

之以死誰懟衡案以求祿致死無所怨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

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

言於文公衡案欲令文公知己有從亡之功而不敢言祿對曰言身之文

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衡案傳終言之非謂隱即死也晉侯

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衡案詳介推所言特不過

一猶介人而傳詳錄之者亦足以激貪厲汚且美文公改過錄善也鄭之入滑也滑

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李惇云僖二十

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

以前伐滑為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為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為二族然案前後二段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寇為其名若字也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

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陸祭云郭定襄曰以二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辰之意重在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數又武昭穆故耳古人立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案此說得之咸誠通和也王引之云叔世二字相連為義不得去世字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為二代之叔世乎阮元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蕃屏周室衡案蔡仲再封見左傳及書序其封管叔之後記傳無文史記則云管叔誅死無後其言當不謬郭云復列管蔡者為數文武之昭穆管蔡邲其說自通不必強古人所無以為有也

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邽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鄆縣東邽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邽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

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

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正義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

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疎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衡案此節杜解極是後儒據作詩之言遂以常棣為召穆公所作至有并疑正小雅者不知下文引常棣之詞而繼之曰召穆公亦云是周公作之召穆公奏之故曰亦云亦亦周公也蓋作奏也始作詩固謂之作奏人所作詩亦謂之作論語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召穆公歌常棣之詩以奏樂故云作詩不足怪也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

韡韡言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

韡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莫如親

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訟爭貌

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衡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

異官凡官圍之以牆故云閱于牆言內雖訟爭外能禦他人之侵侮并引此章者申明所以莫如兄弟之意

也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昧與頑

用囂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

陸榮云崇尊也書泰誓崇信姦回孔傳曰尊信之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

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勲也又有

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

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

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正義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

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陸榮云此注實誤孔惡斥言故云省略也衡案以叔

詹堵叔師叔為三良見七年傳是也傳云棄嬖寵而用三良是嬖寵必害政者申侯以譖死子華為

大子皆非害政者傳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考杜以是二人當之非傳意也於諸姬為近

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

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

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

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

之有懿德衡案懿德與周德之不類相照詳味此二句常棣之詩周公作之而召公歌之

不待辨而明矣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

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積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

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

聽使積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

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

過甚衡案施者謂受施者古訓有相互為義者亂訓治面訓背之屬皆是也狄固貪

惛王又啓之

衡案啓猶導也

女德無極

陸粲云言婦女放蕩之德無所止極

衡案極中也無中其行必變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婦怨無終婦女之志

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

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

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

衡案后崩書卒

王復之其義未聞疑字之誤也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

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積叔桃子曰我

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正義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

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中井積德云御士謂宿衛之士襄三十年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可見其非賤役衡案御士侍御之士謂近臣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

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

及坎飲國人納之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積

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

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衡案原毛皆皆文王之子孫王出

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釋文汜音凡大叔

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

殺子華故好聚鷓冠鷓鳥名聚鷓羽以為冠非法

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

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釋文之及一本作之服王念孫云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

不稱也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衡案詩意本言德不稱服此斷章取義言

服不稱其度故曰子臧之服作服似長詩曰自詒伊感其子臧之謂

矣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

相稱為宜正義此是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衡案偽孔說是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

衡案入始入於鄭境也過城下將享之故預問

其禮也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

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

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

帶

阮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

鄙在鄭地汜鄙

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

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主之羣

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二子周

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

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

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后甲父侯宣多省

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傳遜云言省視

則備辨之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而後聽其

私政禮也得先君後己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

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政卿

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

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

燬卒無傳五同盟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

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

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無傳其事則

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頓迫於陳而亡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

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興師見

納故衡案楚未能循禮自非大事君臣皆稱人楚葬

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

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

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正義

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

不得為魯地注誤耳顧炎武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

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

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繫

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

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

赴外殺之正義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

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

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義

未顯衡案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

閉不能掖以至外赴仆同音仆僵也與投義相近

故正義轉赴為正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

名衡案邢周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

左傳卷六

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勤納王也。

衡案：勤，王勤勞王事也。此謂納王。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

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

衡案：宣達也。

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

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

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

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

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

乾下離上大有之睽

☶

兌下離上睽大有

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

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

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

衡案：三在下卦之上，諸侯之象，其享于天

子，即下文所云天為澤以當日是也。

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

協吉，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

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

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

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衡案日在天上以照萬物又乾為君而晉侯辭秦在下卦為諸侯皆天子享諸侯之象

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

于陽樊右師圍温大叔在温故左師逆王夏四月

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

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衡案醴命之宥皆

侑幣也酒曰酬食曰侑皆所以助歡也設醴請隧在初命侑在終舉初終以見其饗之盛也

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

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陸祭云王章猶

亦說此事韋注以章為表明杜依用之非也衡案章即章服之章所以章明貴賤也韋杜推其意而

解之故一以為表明一以為章顯陸說反誤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

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衡案欒本或从

作起今從足利本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

葛陽樊人衡案倉本或作蒼今從石經宋本岳本十行本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都郡

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楚

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伐商密鬬克申公子儀

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伐

守也、二子屯兵於折、以為商密援、秦人過折、隈入

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折楚邑、一名白羽、

今南鄉折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折、得

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折人、衡案

隈曲也、不直行大路、曲入村落、如弓之隈、輿人衆人、言非兵士也、昏而傳焉者、欲令商密人不喻所

係非兵士也、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

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

折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

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折戍亦敗、故得囚二子、衡案、本或

不疊秦師二字非、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

秦為兵主、衡案、秦師歸則晉師亦歸矣、但秦師囚二子、故子玉追之耳、遂圍陳、

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謀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

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

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衡案、二十四年傳、饋叔桃子、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伯、富辰、疑此原伯貫即桃子所獲原伯之子、伯爵貫名、周畿內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是

守原大夫、當歸于周、即不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

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衛人平首于我、十二月、盟

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酈之

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王引之云：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議趙衰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焦循云：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從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訓為邪行，衡案趙狐為原溫大夫，及衛人平莒于我，皆事也，故先連書之。晉侯問原守議也，故後書之。於文宜然，非錯簡也。韓非外儲云：箕

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蓋即此事。蓋衰從而後，欲徑而及重耳，又迷而失道，為時既久，雖飢不敢食，故云徑餒而弗食。焦云：徑一字句，洵是。韓以趙衰為箕鄭者，所傳聞異耳。晉侯圍原不降，退脩信而原降，守者無信，或將復叛，故難其人，問之勃鞞。趙衰挈壺飧，餒不敢食，信也。鞞知公意，故舉之，如杜所言，是以官賞功焉，能成霸哉。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

追齊師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

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釋文：舊本又作鄆，戶圭反。注同。焦循云：莊三年紀季以鄆

入于齊。注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為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

竟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

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正義：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云大夫者，大夫

是總辭也，今定本為魯卿，衡案據正義，其秋楚人滅

本作大夫，今本作卿者，後人據定本改之。楚人滅

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

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

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

傳。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

之號。莒夷無諡，以號為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

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

喜，高師勞齊師。正義：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惠棟

云：外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說文無犒字，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周禮

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注云：故書犒為稟，鄭司農曰：稟當為槁，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

明古犒字本作稟，或作槁，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鎬，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

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案說文：使受命于展禽，柳鎬，溫器也。以鎬為犒，勞字無據。

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

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磬亦作磬、正義、服虔云、言室屋

皆發、撮、椽、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柄、無覆蓋、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陸粲云、磬、國語作磬、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縣磬也、又禮記、磬于甸人、疏、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皇氏說、亦云、如縣樂器之磬、蓋磬、磬古字通、借、樂記、石聲磬、注、讀為磬、即其例也、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兼案、二公、夾輔、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

師、兼主司盟之官、劉用熙云、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

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

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

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

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

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

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

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

其祀、正義、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

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衡案劉說是也或據禮記支子不祭之文以夔子不祀祝融鬻熊為是不知支子不祭謂大夫以下諸侯則不然故魯祀文王鄭祀厲王未嘗有非之者明諸侯各祀其所出之祖也已則不能通禮意敢議古典矣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正義鄭語孔

鬼神弗赦而自窶于夔熊摯楚適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鬪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

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

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

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

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恥不得
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衡案、傳言楚
子與諸侯圍
宋、則楚子自圍之、非子玉也、及明年晉師出、楚子退
入申、使子玉留圍宋、杜取明年傳以注此經、非也、其
書人者、杜注得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
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
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
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
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

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

也、杞用夷禮、故賤之、釋文、共音恭、本亦作恭、夏齊孝公卒、有

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

有廢、正義、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

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總名、諸侯相與、唯

有弔贈、故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衡案、喪自小斂

至大祥、節目極多、如絲有紀、故曰喪紀、西京雜記

曰、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緇、倍緇為紀、凡五

紀、數之紀、紀綱之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釋

文、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睴、子文時不為

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

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蔣子玉為令尹故蔣楚

邑衡案子玉不言使者蒙上省文下文晉命三軍將佐曰乃使卻穀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佐不言使者亦蒙上文也果如杜注將皆晉侯命

之佐則自為之邪可謂不通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正義

句也焦循云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為罪罪罪中罪則大罪到故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

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

則用箭貫耳以示徵恐畏非以意為之耳正義以耳為助國老皆賀子文正義國老者國之卿大夫

句失之國老皆賀子文正義國老者國之卿大夫

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而夫子之自稱則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然則國老者大夫之致仕者而其國猶以大夫禮待之即鄉飲酒禮所謂遵者也正義兼士言之

非也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蔣尚幼後至不

賀蔣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

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正義若使為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衡案子玉剛而

無禮意得志盈將剛愎自用故知過三百乘不能全師以入國明年城濮之役不聽楚子去宋之命

請晉侯復衛侯而封曹然後已亦釋宋圍此皆剛而無禮之事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若申息之老何彼入即此入字及連穀而死即不能入之事也正義以為不能入前敵失之苟

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

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

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

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偏齊衡案申下脫公字諸本皆

同姑依原本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

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

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卻縠可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

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

賦猶取也庸功也正義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

庸庸亦功也衡案功如苗頑不就功之功事也注云考其事蓋亦訓事正義以為功績之功非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

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賁之孫使欒枝將

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

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

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衡案

不知義則輕去其鄉如鳥獸然故云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

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正義

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衡案生猶產也民富則懷戀產業不敢輕去其鄉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

之信衡案用施行也民未知信故不宣明其所施行下文易資者不求豐明徵其辭即宣其用也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衡案

重言信諸本同疑當作言重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

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

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

曹衛兩來告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

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

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

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正義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衡案傳云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是

魯濫殺無罪之臣以自免故直書其誣以貶之而傳舉實釋之杜謂仲尼依舊史之文故云恐不為遠近所信是誣聖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

經為諛史也界宋人界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

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

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

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

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楚殺

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衛子首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

敵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

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

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

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

曰如會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

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

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

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衡案傳詳載甯俞之盟而結

貳國人不貳則是逆之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

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

年、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

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

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

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正義、禮雜記云、君薨、天子

之如君、在本班者、為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

意、衡案、待猶君、謂國人、若與他國之君會、則蓋加世

子一等、疏說未是、邾子本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

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

狩為辭、萬斯大云、温即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

温、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

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

衡案、傳釋此經曰、是會也、晉侯召王、又曰、故書曰、天

王狩于河陽、然則河陽即温、傳不書温、而書河陽者、

貶以臣召君之罪、傳義甚明、但左氏釋經、常寓於記

事之中、以故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日

而無月、史闕文、衡案、上文有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

相治、故歸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

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

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

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獯之言而復

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

左傳輯釋

卷六

四

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

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

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石經宋本人下無曰字杜以告解謂無曰字是也注詐本或作謂今從足利本宋本岳本公子買戍

衛在楚人救衛前經欲顯其誣故連書不卒戍刺之置之楚人救衛之上使若殺子叢非為楚人不

克然非為楚人救衛前經欲顯其誣故連書不卒戍刺赴晚至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

諸城上礫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

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

正義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王念孫云曰亦涉下文而行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典兵十五大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衡案下文云師遷焉則

稱舍於墓者乃輿人之言非教將

士稱舍於墓也曰字為衍無疑

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惠棟云說文云兇擾師遷焉曹人兇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

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報

殮壁之施魏驥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

子各有從亡之勞衡案二十七年晉作三軍使邵

下軍先軫佐之四人皆無從亡之勞擢為命卿而魏驥僅為戎右顛頡不言其官則其位又下矣二

人蓋不平之故發怒於僖負羈氏也魏驥傷於

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

之魏驥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

以病故自安寧惠棟云劉炫規過以寧為傷不有

多反語如甘為苦治為亂皆是以寧為傷亦有理

衡案不有寧也反語言有寧也不直言不寧而言

不有寧者言雖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

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釋文百音陌王引之云百

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

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

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

超漲戲洞與陌字聲義正同倅頤煊云距躍直越

向前也曲踊回身聳跳也百與倅同說文拊拊也

謂合手拊拊如鼓噪之狀距躍曲踊者其足勢三

百者其手勢也韓非子八說篇登降周旋不逮日

中奏百其義正同衡案王倅二說皆可通但魏驥

傷於胸則搖手尤難故踴躍之時各三拍其手以示可用俸說為長乃舍之殺顛頡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閔

二年奔晉以代魏犢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

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

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

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

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

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

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

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衛

申叔申公叔侯穀齊地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

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

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

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井中

積德云、允當謂彼此勢力相敵不可必勝者子玉

言晉正合於當難有德之語故曰晉之謂也

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衡案棼本或作

癸今從足利本宋本岳本纂圖本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薦賈之言謂子玉不

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

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

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

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中井積德云三者非皆新益又未詳其孰爲新益也衡案中井說於文似順但傳云唯則西廣東宮亦爲兵不衆晉師七

百乘其兵盛矣而子玉乃曰今日必無晉矣則其

兵亦必盛薦賈亦云過三百乘不能入是子玉兵

必三百乘以上應不止三隊故杜云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得之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

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

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

伐先軫曰子與之正義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

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

別爲之立計衡案與舒也子犯言不可失矣是欲

急擊之故先軫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

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

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

衡案謂告

也言告諸侯將以何辭杜解為諸侯謂何未是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

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

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

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

正義釋詁云食偽也孫炎

云食言之偽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衡案言既吐矣而不行之若復食之然故古者謂詐為食言以亢其

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

陸彖云亢蔽也讎謂宋宋者楚之讎外傳所謂未報

楚惠而亢宋者也王念孫云凡扞禦人謂之亢為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

之義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

惠棟云周

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眾又素飽不可為老也杜訓素為空言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太秦小子愁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

子愁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鄆丘

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

其歌誦衡案輿人役卒也不與戰爭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

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惠棟云說文云

每每艸盛土出也从中母聲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

作每每賈昌朝羣經音辨引作每每實一字也衡

案謀音媒與每每協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諸

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

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

盥唵也惠棟云余仁仲曰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此

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己讀據此則己當音

以據岳本則己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

知當以楚子伏爲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祐

九經本亦用伏己絕句更詳之焦循云杜益讀盥

爲盥昭元年傳於文皿蟲爲蟲注云器受蟲害者

爲盥唵即唵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

唵謂楚子唵己之腦如蟲齧然盥盥可通用詳見

孔穎達毛詩鴉正義衡案己音紀伏己絕

句爲是注云晉侯上向則亦伏己絕句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

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
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焦循云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脉膽女子

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將柔之彼來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

何子玉使鬪勃請戰鬪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

戲王引之云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鬪不過是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

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

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鬪勃

令戒敕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

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五萬二千

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

言駕乘脩備釋文鞮許見反王又去見反說文作鞮云著掖皮鞞以刃反說文云引軸

也鞅於丈反說文云頸皮也鞞音半一云繫也正義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衡案此當以說文為正鞮從前足後上結於鬣後故說文謂之著掖皮所以堅鞞也鞞繞驂馬胷上結於鞮直貫陰板以結於軸驂馬所以引車故謂之引軸鞅在服馬頸以約之衡故云頸皮鞞所以繫也釋

文正義此注以下宋人所增非陸氏舊文也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小，衡案，少長有禮，謂軍進少者在後，退則反之之類。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衡案，與曳柴，以揚塵耳。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鬪宜申，子上鬪勃，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

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

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衡案，下文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

旆，是大旆將旗，唯中軍建二旆，或命先鋒建之，故又稱先鋒為旆，上軍不得有大旆，狐毛欲欺楚師，特置二旆為中軍退走之

狀，以誘敵，故曰設二旆。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眾走。衡案，輿，役夫也。楚師馳之，原軫卻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

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不大崩。晉師三

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

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釋文，鄉又作鄉，鄭伯同，衡案，鄉向也。

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

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

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

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案衡

平王享文侯仇鄭伯傅王今享文公亦使鄭伯傅王故云用平禮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晉功尤大今用平禮者貴文公也下文始言己酉王享醴王享則此云用平禮者非享禮也

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

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

衡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筐服加命書于其上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

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春秋策命諸侯皆使內史述命蓋東遷之後其禮既變矣此使二卿士特隆侯伯也賜之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

有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十彤赤弓玃黑弓弓

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釋文玃音盧本或作旅非也正義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衡案玃本或作玃不成字拒

鬯一卣拒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正義周

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芳條暢於上下也釋器云彝卣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為上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

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逃遠也有惡於王者

糾而遠之惠棟云衛彈碑云糾別王岱案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為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邊又與剔通故或訓為遠或訓為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邊訓為治衡案逖邊通訓治是也不必改作邊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

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

見王衡案出入三覲承上以出蓋皆一時之事獻楚俘一覲也王享二覲也受命之後又當入謝三覲也故傳以出入總之或獻俘異日在三覲之外則享後或亦入謝要之出入當屬晉侯杜訓

出入為去來云從來至去是以出入屬王非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

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弊王室無相害也有渝

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弊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

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

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正義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

五采玉璫鄭玄云會縫中也璫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

數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衡案勤勞也戰克則民安今愛瓊玉不致之神以背民心是不勞於民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事也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衡案大夫若入遙應薦賈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語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

王子也二子以此荅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衡案諫子玉主親故先序大心荅王使主貴故先序子西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

入守夷謚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陸粲云家語王肅注曰衷善也天誘道其善也衡案劉子曰天降中於民所謂命也命即性誘其衷猶言道其性杜訓衷為中得之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衡案道進所得於天之中也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以惡相及衡案凡傳言及者皆謂死亡其相俱死亡之故云相及也王引之以及為反字之誤大謬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所以書復歸也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祥衛大夫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歆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歆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

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

之城，漢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

之。衡案：傳言風而不言牛馬，杜何以知失牛馬，蓋因風馬牛之語，妄造此說耳。風於澤者，遇大風

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旆，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之。

亡大旆之左旆，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旂。正義：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

故以大旆為旗名，通帛為旒，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謂之左旆，蓋是左軍所建者。衡案

大旆唯中軍有之，言左旆則又有右旆，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旆而退之，旆即旒也，旒以物言之

旆以色，言之。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令。衡案

祁瞞所奸，別有其事，蓋風于澤，亡旆，風甚，軍情必驚擾，祁瞞因奸軍令，而司馬即得而殺之，言之者

以明晉軍政之肅也。杜因下使茅茷代之，言之文，以風于澤為風馬牛，以祁瞞為掌馬牛與旆，果如其

說，馬牛風逸，亡大旆之左旆，皆風所為，非人力所及，而妄殺掌之者，濫亦甚矣。君子何以謂之能刑

哉，況傳既序二事，更言祁瞞奸命，則所奸非二事明矣。祁瞞所職，傳無文，今不可得而考，姑依文言

之，或是行司馬，士卒驚擾，行司馬當正之，而先自奸軍令，故司馬誅之，與司馬殺之以

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

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薦之

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釋文：樂音洛，正

義：周禮大司馬注云：兵樂曰愷，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

俘於廟，衡案：軍獲曰俘，兼人及物，獻授互文，蓋獻

之其人，其人受以馘，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

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

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温

討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

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

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

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

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

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

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

囚室惠棟云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甯

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籥

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正義囊橐所以盛衣亦可

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衡案此為三十年甯

俞貨醫使薄其醜張本當依宣二年傳為職納食

杜分橐籥為衣食於文不詞孔引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

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

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

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衡案言河

陽非王狩地故書天王狩于河陽見實且明德也

出於晉侯之意以貶其召王之非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

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

故特稱仲尼以明之衡案晉文之舉情是而跡非

以明其德非左氏闡明其義千載故書河陽以貶其跡沒召君

之下孰能知聖人處事之宜哉壬申公朝于王

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衡案衛

侯與元 桓訟在公朝于王所之前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在

王歸于京師之後經隨事序之傳則因衛侯與元

桓訟而終言之故執衛侯在朝于王所上試思王

猶未歸必不歸衛侯于京師公時猶在温何必待

告而後書之哉杜每遇經傳丁丑諸侯圍許十月

前後必以赴告釋之疎矣

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

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

為解故衡案侯孺貨筮史使之曰晉侯之疾齊桓

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

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

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

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衡案禮因義制從

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衡案圍本晉侯作三行以
 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
 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
 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左傳輯釋卷六終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